

美国高科技惊悚小说

细菌

天外细菌来到了地球，镇上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死了……谁能拯救濒于灭亡的人类？
还有三分钟整个实验室就要被炸毁，能否冲破隔离障碍关闭自动核爆炸装置……

(美) MICHAEL ORLICHSON 迈克尔·克莱顿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美國醫藥科學院
微生物學部
編

細菌



I712.4/215+5

2008

细菌

(美)迈克尔·克莱顿 著

张绪忠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菌 / (美) 迈克尔·克莱顿著; 张绪忠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87-2416-5

I. 细... II. ①迈... ②张...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当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2191 号

吉图字: 07-2008-1835 号

Copyright© 2004 by Michael Crichton

Worldwid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Version Copyright© 2007 by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Jilin Publishing Grou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细菌

- | | |
|------|---------------------------------------|
| 作者 | (美) 迈克尔·克莱顿 |
| 译者 | 张绪忠 |
| 出品人 | 张四季 |
| 责任编辑 | 赵岩 |
| 出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
| 电话 | 总编办: 0431-85638648 发行科: 0431-85677782 |
|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
|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
| 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本 | 660 × 960 毫米 1/16 |
| 字数 | 24 千字 |
| 印张 | 12.75 |
| 版次 |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次 |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价 | 1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小镇搜索

第一天

1 “无界之国”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有一个戴着双筒望远镜的人站在路边，四周是可以俯瞰亚利桑那小镇的群山。

肖恩中尉穿着厚厚的派克大衣，戴着厚厚的手套，显得既臃肿又笨拙。在冷冷的月光下呼出的气息使得望远镜的镜头蒙上了一层雾，一定是感觉到了冰冷的双筒望远镜派不上用场了，他只好不时地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去擦拭这些雾气。

中尉可能不知道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要想观察那个小镇并发现里面的秘密，望远镜是做不到的。如果他知道那些最终成功探清小镇的人所用的仪器远比望远镜强百万倍，他也许会感到吃惊。

就性格而言，中尉有点忧郁，但却富有人情味。他趴在一块大石头上，支开双臂，举着望远镜观看。尽管有些不利索，但是望远镜拿在手里还是很舒服——这应该是肖恩中尉死亡之前最熟悉的感觉了。

我们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再现在那里发生的事。

肖恩中尉缓慢而机警地向小镇爬去。现在他可以看清楚这的确是一个小镇，大街上只有几座木头房子。街上很静，没有灯光，除了冷风吹过，没有任何声音。

肖恩中尉把注意力从小镇转到了周围的小山上。小山低矮、灰暗，长着矮小的植被，偶尔能看到几株被雪覆盖的丝兰树。小山远处是更多的小山，再远处就是大片的莫哈韦沙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西南），浩瀚而空无人迹。当地印第安人把这片地区叫做“无界之国”。

现在是2月份，一年中最冷的月份，而且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肖恩中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返回到车上。这是一辆福特牌探测车，旋转天线固定在车顶上，车子还打着火，这是肖恩唯一能听到的声响。

夜间照明灯发出的深红色的灯光包围着肖恩中尉。有了这盏灯，从车里走到外面就不会两眼一抹黑。在红色灯光的映衬下，一排排的仪器和电子装置闪着绿油油的光。

电子技师刘易斯·克兰也在车里，他穿着派克大衣，正弯着腰看一张地图，



不时地借助身前的仪器进行着计算。

肖恩中尉问克兰他们是否已经到达了应到的地点，克兰做了肯定的答复。两个人都够疲劳的了——他们从范登堡开了一天的车来搜寻最新降落的勺子（北斗星）卫星。他们对这颗卫星知之甚少，只知道它们是一组秘密航天器，用来分析上层大气状况的，完成任务后返回地面。

为了便于搜寻，卫星上安装了电子传呼机，当它们降落到离地面五英里的高度时传呼机就能发出信号。

这也是福特车上载有那么多无线电导航设备的原因。实际仪器只是做三角测量，按照军方的说法，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三角测量仪，速度有些慢，但效率却很高，测量程序也非常简单：停下车，固定位置，记录来自卫星的无线电波的强度和方向。一旦确定，车子就会沿着卫星最可能降落的方向开出二十英里，接着，车子就会停下来，然后进行新的监测。这样，一系列的三角点就会被绘制出来，探测车就会以Z字形的路径继续接近卫星，每走二十英里就停下来修正任何可能的错误。这种办法比用两辆探测车要慢得多，但却安全得多——军方认为一个地区出现两辆车会引起猜疑。

在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探测车一直在靠近卫星，如今他们几乎要看到它了。

克兰紧张地用铅笔敲打着地图，报出了位于山脚下的小镇的名字：亚利桑那州的皮德蒙特，人口四十八。两个人都对如此少的人口感到好笑，可心里他们都很在意这个地点。预计中的降落点，即范登堡降落点，在皮德蒙特以北二十英里的地方。范登堡的工作人员在雷达观测和一千四百一十次计算机轨道演习的基础上得出了这个降落地点，预测误差不会超过几百码。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无线定位仪器所测定的卫星传呼机所发出的无线信号确实是在小镇的中心位置。肖恩认为镇上的人应该会看到卫星的降落，因为在卫星降落过程中，由于和大气摩擦而产生大量的热能使其起火燃烧，肖恩甚至认为卫星已经被发现，并被拖到了这个镇子里。

肖恩的猜想是合理的——一个当地人碰巧发现了来自太空的卫星，他就会告诉别人，比如记者、警察、航空航天局的官员、军人或者某个什么人。

可是他们两个什么也没听到。

肖恩从探测车里爬出来，克兰在后面跟着。在瑟瑟的寒风中，两个人观察着小镇。

黑暗中的小镇显得宁静安详。肖恩注意到加油站和汽车旅馆都关着灯，不过它们确实是几英里以内唯一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

接着肖恩就看到了那些鸟。

月光下他能看到那些大鸟，在建筑物的上方慢慢地滑翔，就像黑色的阴影穿过月亮表面。肖恩感到奇怪，刚才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到它们，并问克兰他是

用什么制作的这些鸟。

克兰说他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开玩笑地说：“或许它们是巫婆吧。”

“真的，看起来倒真像巫婆似的。”肖恩说。

克兰勉强地笑了笑，吸了一口气，说：“可是，这里为什么会有巫婆呢？只有人死的时候她们才会光顾。”

肖恩双手捂住打火机，挡着风，点燃了一根烟，不再说什么，只是望着小镇里的房屋，打量着小镇的轮廓，然后又用双筒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小镇，但没有看到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

最终，他放下双筒望远镜，把香烟扔到松软的雪地上，转身对克兰说：“我们得去看看了。”

2 控制中心

在三百英里以外的北斗星工程控制中心，埃得加·考伦中尉坐在宽敞封闭的工作间里，双脚搭在桌子上，面前摆放着一沓期刊。考伦正在值夜班，这是他一月一次必须要承担的工作，指挥着在夜间工作的十二个人为一组的工作人员。今晚，工作人员正在监视着代号为“海角1号”探测车的进展情况，并随时接收来自探测车的报告。探测车眼下正在穿越亚利桑那沙漠。

考伦一点也不喜欢这项工作。荧光灯照射下的工作间显得有些暗，透出些许功利世俗的味道，考伦感觉很不爽。除了发射卫星期间，他是不来控制中心的。那时候工作间里都是技术人员，每个人都负责一项看似简单其实复杂的任务。在卫星发射之前，每个人都是出奇地冷静。

但是在夜间是枯燥无聊的，还没有什么事情曾经在此时发生，考伦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来阅读。从专业来说，他是研究心血管的生理学家，尤其关注由高浓度瓦斯积累所诱发的心理障碍的研究。

今晚，考伦研究的文章的题目是《毒气压力增加状态下的动脉载氧能力以及扩散梯度的化学计算方法》。他发现自己有点心不在焉，读得很慢，所以他很情愿被头顶上的扩音器打断。

扩音器里的声音是来自探测车里的肖恩和克兰。

肖恩：“开往汪达尔的‘海角1号’呼叫，开往汪达尔的‘海角1号’呼叫。听到了吗？请回答。”

考伦：“听到，请讲。”

肖恩：“我们马上进入皮德蒙特镇去搜寻卫星。”

考伦：“棒极了，‘海角1号’。请保持无线联系。”

肖恩：“明白。”

这是搜寻卫星时必须做的。在《北斗星工程规章制度手册》中有明确规定。这本手册正静静地躺在考伦桌子上的一个角落里，是厚厚的灰色平装印刷本，考伦可以随时查询。考伦知道探测车和基地的通话都是自动录音的，后来就会成为整个工程的永久性的资料档案，可是对基地的这种做法他无法苟同。考伦认为回收卫星是一件如此简单明了的事情：派出探测车，找到卫星，运回来，仅此而已。

考伦耸耸肩，把注意力收回到他的文章上来，心不在焉地听着肖恩的报告：

“我们已经进入小镇。我们刚刚经过一个加油站、一个汽车旅馆。十分安静，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来自卫星的信号更强了。半个街区前面有一个教堂。没有任何灯光，没有任何动静。”

考伦放下杂志。很明显，肖恩的报告越来越让人感到了紧张。正常情况下，考伦会觉得肖恩的紧张有点滑稽——两个大男人走进一个沉睡中的沙漠小镇，不至于会让他们如此神经兮兮的。但他很了解肖恩的性格和为人。别的优点不说，肖恩是一点也不会故弄玄虚的，他甚至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都会睡着——他的确就是这么一个人。

考伦把注意力收回来。在静电噪声中，他听到了探测车发动机的转动声，也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肖恩：“周围真静。”

克兰：“没错，长官。”

片刻停顿。

克兰：“长官。”

肖恩：“什么事？”

克兰：“你看到了吗？”

肖恩：“看到什么？”

克兰：“我们的身后，路边，看起来像是尸体。”

肖恩：“那是你的想象。”

又是片刻的停顿。考伦听到探测车吱的一声急刹车。

肖恩：“上帝啊！”

克兰：“又一个，长官。”

肖恩：“看上去像是死的。”

克兰：“要不要我……”

肖恩：“不，呆在车上。”

通过扩音器传来的肖恩的声音比原来响亮而严肃：“‘海角1号’呼叫。完毕。”

考伦戴上麦克风：“我在监听。发生什么事了？”

肖恩的声音有些发紧：“长官，我们看到很多人，但像是死了。”

“‘海角1号’，你确定吗？”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当然确定。”

“‘海角1号’，继续向卫星靠近。”

在考伦下达指令的时候，他看了看身旁。工作间的其他人都在看着他，他们眼神都是一片茫然，显然他们是听到了刚才的对话。

探测车又隆隆地启动了。

考伦一跃而起，伸手按住控制板上的红色安全按钮。此时控制中心的工作间被和外界自动隔离开来，没有考伦的允许，任何人不可以随意进出。

考伦抓起电话：“请接曼柴克少校，接曼——柴——克。这是紧急报警电话，我等着。”

曼柴克是这个月的控制中心主管，是2月份有关北斗星工程所有事务直接的负责人。

在等待中，考伦把电话放在肩膀上，点燃了一支烟。通过麦克风，能听到肖恩对克兰说：“在你看来他们死了吗，克兰？”

克兰：“是的，长官。看着有点安详，但确实死了。”

肖恩：“他们好像没有真正的死亡。看起来好像缺了点什么，缺了点有意思的东西。他们都俯身趴着，一定有几十个。”

克兰：“像是瞬间的下降，摔落致死。”

肖恩：“整条街道都是，在人行道的两侧。”

又一阵沉默过后，克兰急促地说：“长官！”

肖恩：“我的天！”

克兰：“长官，你看到他了吗——穿着白色衣服，正在穿越街道？”

肖恩：“我看到他了！”

克兰：“他正在从那些尸体上穿越，像是在……”

肖恩：“他在向我们走来。”

克兰：“长官，快看！如果你不介意我的……我想我们应该离开这里。”

接下来是刺耳的尖叫声和叽叽嘎嘎的嘈杂声，信号传送到此结束，控制中心再也联系不上这两个人了。

3 危机乍现

据说当听到司令戈登在埃及去世的消息时，格莱德·斯通气急败坏地嚷嚷说或许他的司令应该选一个更合适的时间去死，因为戈登的去世让格莱德·斯通领导的政府陷入了动荡和危机之中。有位助手对格莱德·斯通说，当时的情况既独特又不可预测，对此格莱德·斯通固执地反驳说“所有的危机都是一样的”。

他当然指的是政治危机，在 1885 年的时候还没有科学危机。事实上在那以后的四十年里也没有，之后就发生了八起重大事件，其中两个引起了广泛关注。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原子弹爆炸和空间探索，都和化学、物理学有关，而此时生物学则默默无闻。

这种状况令人期待。物理学是第一个被应用并具有高度数学特性的自然科学，化学则紧随其后；而生物学，这个姗姗来迟的新生学科，则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即便是在牛顿和伽俐略时代，人类对月球和其他天体的了解要远多于对人类自身的了解。

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在抗生素问世的推动下，战后社会进入了一个生物学研究的新时代。仿佛是一夜之间，人们对生物学充满了热情，研究经费也源源不断，大批的研究成果接踵而至：镇定剂、类固醇荷尔蒙、化学免疫剂、基因代码等等。1953 年人类第一次实施了肾的移植，1958 年避孕药问世。生物学很快就成了所有科学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每十年生物学知识就完全翻新。具备远大目光的研究者严肃认真地谈论着基因变异、进化控制、心理调节，而这些在十年前还都是狂热的想法。

然而，一直还没有出现过生物学危机，这次的安德罗墨达菌则是第一次。

在刘易斯·鲍恩黑默看来，危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从前尚可以过得去的一种状况，由于额外因素的加入，突然导致了完全的不可容忍。这种突然加入的额外因素是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是科学的并不重要，比如一位民族英雄的辞世、价格的波动或者技术上的新发现都可以导致危机状态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格莱德·斯通是对的：所有的危机都是一样的。

著名学者阿尔弗雷德·波克兰在他的研究著作《危机》中，提出了几个有意思的要点，他认为每次危机在爆发前都有一个长时间的酝酿阶段。爱因斯坦在 1905 至 1915 年期间研究并发表了他的著名的相对论，直到四十年后，即二战结束之后，他所做的研究工作才达到了顶峰，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同时也引发



了一场危机。

同样地，在20世纪早期，美国、德国和苏联的科学家都对太空旅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只有德国的科学家意识到火箭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潜力。战后当位于佩纳明德的德国的火箭装置被苏联人和美国人拆除时，也只有苏联人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大力发展空间技术；而美国人只是笨拙而开心地修补德国人的火箭。十年后，这种状况导致了美国人在科技领域的危机，涉及人造卫星、教育领域、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导弹发射技术方面与苏联的差距。

波克兰还指出危机是独特的个体和个性结合的产物。很难想象亚历山大能够出现在卢比孔河(意大利河名)，而艾森豪威尔出现在滑铁卢，这就像无法想象达尔文会给罗斯福写信陈述原子弹的潜能一样。危机是带有自己的偏见、嗜好和个人倾向的那些人一手炮制的，是直觉和盲目的结合，已知事实和被忽视事实相混合的结果。

然而，在危机的独特性后面却潜藏着一致性。危机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是预先注定的。回顾所有发生过的危机，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可预测性。这当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危机，但是已经发生的危机，使得那些最冷酷的历史学家们开始愤世嫉俗和憎恶人类。

根据波克兰的观点，思考一下这次由安德罗墨达菌所引发的危机中所涉及的背景和个性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安德罗墨达菌降临地球的时候，还从来没发生过生物学危机，而第一批面对这次危机的美国人却没有向这方面想的意思。肖恩和克兰很有能力；但思想深度不够，而那位在范登堡值夜班的埃得加·考伦，尽管是一位科学家，但除了懊恼一个安静的夜晚被无法解释的问题破坏掉之外，他是想不到别的事的。

根据规定，考伦给他的上级主管亚瑟·曼柴克少校打了电话。这样以后的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曼柴克少校既有充分的准备，又认识到了这是一个危机。

但他并不愿意承认。

曼柴克少校脸上仍然带着困意，坐在考伦的桌子边，听着来自探测车的对话录音。

听完后，曼柴克少校说：“这真是我听过的最奇怪的事情。”他边把录音重放一遍，边把烟斗里装上烟丝，压实，然后点上。

曼柴克少校是工程师，胖墩墩的，常常被变化无常的高血压折磨得痛苦不堪，这也让他在军队里得到晋升的机会变得渺茫。他不止一次地被建议减肥，但从来也没减成。因此他在考虑放弃军队的职位，找家私人企业，去做一名研究人员——在那里人们不在意体重的多少或者血压的高低。

曼柴克少校是从位于俄亥俄州的莱特派特森公司调到范登堡控制中心的。

在莱特派特森公司，曼柴克负责一项太空飞船的落地实验。他的任务是要研发一种既能在陆地又能在海上安全降落的密封舱。他最终成功设计了三种前景光明的密封舱，也正是他的成功让他得到了晋升并被调到了范登堡控制中心。

在这里他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管理工作。这里的工作人员不喜欢曼柴克，从事操作的技术人员也引不起曼柴克的兴趣。他常常希望自己能回到莱特派特森公司的风洞里去继续做他的实验，尤其在晚上被一些折磨人的问题不得不起床的时候，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

今晚他感到既烦躁不安又背负压力。他对这种情绪的反应是很典型的，他的一切都慢下来：慢慢地移动，慢慢地思考，用一种他特有的慢性子进行着他的工作。这是他成功的秘诀。当周围的人因为某些事情而兴奋的时候，他却显得漠不关心，甚至会像睡着了一样。这一直是他惯用的保持完全客观和冷静的方法。

他叹了口气，慢慢地吐出一口烟。这时，第二遍录音也放完了。

“你们之间的通信应该没中断过吧？”

考伦摇摇头：“我们检查了这里所有的系统，我们一直在监视着无线频率。”他把无线接收器打开，房间里立刻充满了静电发出的滋滋声。考伦接着说：“你应该听说过声频显示屏吧？”

“听说过一点儿。”曼柴克把呵欠强行压回去。事实上，声频显示屏是他三年前研发的一种系统。简单说来，它是由计算机控制的一种在干草堆里找一根针的办法——即一种软件程序，用来监听明显杂乱无章的声音并从中找出一些有规律的东西来，比如它可以把大使馆鸡尾酒会上乱糟糟的谈话记录下来并输入到计算机里，从而分辨出一种声音并把它从其他声音中区分开来。

这种系统有几种智能型的应用。

“信号传送停止后，”考伦说，“我们所记录的就只有你刚才听到的静电声。我们把它通过声频显示屏输入到计算机里，希望能够捕捉到某个特定声音模式。我们是用那个放在角落里的示波器显示的。”

在房间的另一端，那台示波器正在显示一道锯齿状的白线，这是静电声音在示波器上的整体反映。

“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像这样进行了编辑。”考伦说着，按下桌子上控制板上的一个按钮。示波器突然改变了显示特征，伴随着跳动的电脉冲，变得平静和有规律了。

“我知道了。”曼柴克说。实际上，他已经看出了门道并在捉摸其中的含义。他思维的重点转到其他更加宽泛的可能性上了。

“这是录下的声音。”考伦说着，按下另外一个按钮，一种声音马上充漫了整个房间。声音听起来是稳定的机械摩擦声，伴随着金属咔咔声。

曼柴克点点头：“是发动机，还有敲击声。”

“是的，长官。我们认为探测车的无线电通讯还在工作，发动机还在转动，我们听到的正是这些。”

“没错。”曼柴克说。

烟斗熄灭了，他下意识地吸了一会儿，才又重新点上，吸了几口，悠闲地吐出几个烟圈。

“我们需要证据。”他说，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他在考虑证据的类别，可能的发现或者偶然的发现。

“什么证据？”考伦问。

曼柴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问道：“基地有鹰式直升机吗？”

“我不敢肯定，长官。如果我们没有，可以从爱德华空军基地调派一架。”

“就这么做吧。”曼柴克站起来。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感觉到累了。确实，面对着半夜的电话，糟糕的通讯联系，令人困惑的声音，曼柴克感到疲倦了。

“我们需要确定那个小镇上空的飞行定点，还有全自动式导航仪，单人救生器呼吸袋也直接带来。让实验室处于紧急戒备状态。”

曼柴克还命令考伦把那些技师们带来，尤其是吉格斯。曼柴克一点也不喜欢倚老卖老又矫揉造作的吉格斯，可是他也知道吉格斯是好样的，今晚他需要有能力的人。

晚上11点7分，“炮手”萨缪尔·威尔逊正以每小时六百四十五英里的速度在莫哈韦沙漠上空飞行。在月光下，他看到了位于自己上方的两架喷气式飞机。夜空中，喷气发动机加力燃烧室闪着光。两架飞机看起来十分笨拙，磷子炸弹挂在翅膀和机身底下，像怀孕的样子。

威尔逊的飞机就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圆滑而又细长，这是一架世界上仅有的七架鹰式直升机之一。

鹰式直升机是在军事行动中使用的X-18型中程直升机，配有日夜均可发送情报的设备，还装配着两部十六毫米摄像机，一部是在可见光的情况下使用的，另一部是专门在低频辐射的情况下使用的。另外，它还装有红外线摄影仪以及常用的电子和无线探测起降架。整个摄像和感光过程都是在空中自动完成的，并且飞机一回到基地，就可以马上观看拍摄的资料，进行分析。

这些技术配备使得鹰式直升机几乎无所不能。它能够在漆黑一团的情况下拍摄出一个城市的轮廓，可以追踪距其八千英尺以外的单个的卡车和汽车，可以发现水深二百英尺以下的潜水艇，也可以通过海浪的不正常波形运动来定位水雷，还可以在工厂关闭四个小时后利用工厂建筑物上残留的热量来拍摄出工厂生产时的精确照片。

所以，在漆黑寂静的夜晚，鹰式直升机是在莫哈韦沙漠上空最理想的飞行工具。

威尔逊仔细地检查着每个设备，双手在控制仪上飞快地操作，触摸着每个按钮和操纵杆，观察着一闪一闪的绿色信号灯，这表示所有系统都正常运转。

他的耳机里传来声音，领航的飞行员懒洋洋地说：“‘炮手’，我们到了小镇的上空，你看到了吗？”

威尔逊在狭窄的驾驶舱里向前靠了靠。他的飞行高度很低，离地面只有五百英尺。那一刻，他好像没看到什么，除了模糊的沙丘、雪堆和丝兰树外，还有月光笼罩下的一些建筑物。

“明白。我看到了。”

“好的，‘炮手’，给我们留出空间来。”

他减慢速度，让自己和两架飞机之间留出半英里的距离。两架飞机排成直线，通过磷光的照射可以对目标进行直接清晰的观察。这种观察其实本没有必要，鹰式直升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范登堡控制中心坚持这样做：他们要搜集到所有的有关这个小镇的可能的信息。

导航飞机展翅向小镇飞去，直到和小镇的那条主街道达到平行。

“‘炮手’，准备好摄像了吗？”

威尔逊灵巧地摆弄着摄像机，手指就像在弹钢琴。

“准备好了。”

“我们进镇了。”

两架飞机突然下降，优雅地向小镇飞去。它们的身影变得很宽大，离地面好像只有几英寸似的。这时飞机开始投弹。炸弹爆炸，火光摇曳，小镇淹没在耀眼的火焰中，火光中飞机的机身清晰可见。

飞机开始爬升，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炮手”威尔逊却没有看他们，他全部的注意力、他的心思、他的身体，都集中在小镇上。

“现在看你的了，‘炮手’。”

威尔逊没有回答。他拉低机头，加足马力，像块石头一样冲向地面。当飞机俯冲时，他感到一阵颤栗。在他身下，小镇四周几百码的地区一片通明。按下摄像机按钮，他感觉到而不是听到摄像机的转动声。

好像过了很长时间，飞机一直是在俯冲。这时威尔逊把操纵杆向上一提，开始爬升，回到高空中。在一瞬间，他好像瞥了一眼小镇上的大街。他看到了尸体，到处都是，横七竖八，躺在街上，陈尸车内……

接着他提拉操纵杆，让飞机呈拱形爬升，准备做第二次下降拍摄。威尔逊尽量不让自己去想刚才所看到的一幕，因为空中侦察的规定之一就是“不许欣赏风景”。分析和评估不是飞行员分内的事情，那是专家的职责。如果飞行员忘

记了这条规定，对他们所拍摄的事物太过于感兴趣，那么他们就会有麻烦，通常的后果是机毁人亡。

当飞机俯冲做第二次下降时，他尽量不让自己看地面，但他无法控制自己，还是向地面看去，还是看到了那些尸体。闪烁的磷光在淡淡地燃烧，这一次光线看起来更加昏暗和惨淡，而尸体确实在那里，这决不是威尔逊的幻觉。

“天哪，”威尔逊喃喃自语道，“我的老天！”

在门的上方写着“资料室”，下方用红字写着“刷卡进入”，屋里面是一间简要情况汇报室，墙上挂着一个显示屏，对面是十来张椅子，后面是一台投影仪。

当曼柴克和威尔逊走进房间的时候，吉格斯已经在等他们了，他站在房间的最里面，靠近显示屏。吉格斯个子矮小，步伐灵活，脸上总是洋溢着热情和希望。尽管在基地不受欢迎和青睐，他却是公认的破译侦察方面疑难问题的专家。他确实具有专注于微小的、令人困惑的细节的头脑，十分适合所从事的工作。

在曼柴克和威尔逊坐下后，吉格斯搓了搓手，说：“那么好吧，我们可以开始了。我想今晚有些东西会令你们感兴趣。”他向投影仪操作员点点头，说：“第一幅照片。”

屋子里的灯光暗下来，响起了投影仪转动的声音，显示屏上出现了一幅空中拍摄的沙漠小镇的照片。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吉格斯说，“这张照片取自我们的档案资料中，是由我们的‘朱诺12’侦察卫星在两个月前拍摄的。你们知道，这颗卫星是在一百八十七英里高度的轨道上运行的。照片的拍摄技术是没说，但是还是看不清楚车上的牌照，不过我们正在改进，或许明年就能做到这一点。”

曼柴克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但没说什么。

“请看这个小镇，”吉格斯接着说，“是位于亚利桑那州的皮德蒙特，人口四十八。即便是从一百八十七英里的高空看上去也是一览无余。这儿是商店，这儿是加油站——注意看，加油站‘GULF’的招牌是那么清晰，这儿是邮局，这儿是汽车旅馆。其他的所看到的都是私人住所，教堂位于这里。好了，下一张。”

投影仪又投射出另外一张照片。照片总体是暗色的，带有一点红的色彩，在暗红色的衬托下很清晰地可以看出小镇的整体面貌，镇上的建筑物的轮廓都是暗色的。

“我们先从鹰式直升机所拍摄的照片看起，照片是利用红外线技术拍摄的。大家都知道，红外线技术拍照就是利用热学而不是光学原理，即热的物体拍出